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字数：源万千字

印张：圆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员万册

书号：第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定价：3.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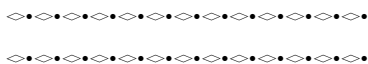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摇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缘苑)
 悟幼圉失却美人存丑妇
- 第 二 回 摇摇以妻易妻暗中交易 (缘愿)
 矢节失节死后重逢
- 第 三 回 摇摇花社女春官三推鼎甲 (缘源)
 客籍男西子屡掇巍科
- 第 四 回 摇摇莫拿我惯遭国法 (缘园)
 贼都头屡建奇功
- 第 五 回 摇摇百花庵双尼私获雉 (缘园)
 孤注汉得子更成名
- 第 六 回 摇摇活花报活人变畜 (缘愿)
 现因果现世偿妻
- 第 七 回 摇摇伉俪无情丽春院元君雪愤 (缘源)
 淫冤得白蕊珠宫二美酬恩
- 第 八 回 摇摇买媒说合盖为楼前羡慕 (远源)
 疑鬼惊途那知死后还魂



图佳偶不识假女是真男 第一回 摇 悟幼圉失却美人存丑妇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增光。虽然两句旧文章，今日看来真当。打米挑水村汉，拾柴做饭婆娘。一朝忽作有钱郎，也会装模作样。

——右调《西江月》

世人有何下贱？无钱便是下贱之因。有何尊贵？有钱便是尊贵之实。下贱之人，有了钱，便改头换面，自然尊贵起来；尊贵之人，无了钱，便伸手缩脚，自然下贱起来。所以说：“富贵不奢华，而奢华自至；贫穷不下贱，而下贱自生。”虽然如此说，毕竟人于此中，要各安其分便好。始贫而终富，不可忘了贫时的行径；始富而终贫，亦不可失了富时的体格。故汉光武说道：“富易交，贵易妻。”是说破千古不安分的世情。宋弘答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表明千古当守分的正理。

然当今之世，遵宋弘之论者，百不得一，依光武之言者，比比皆是。要知究竟，宋弘之毒，华不能悉。譬如猛兽伤身，毒蛇损命，由天注定，数莫能逃，亦付之无可奈何罢了。只是闭门读书，人前少语，到底祸患少些，若是舌出尖，有热肠，不能忍，口即是惹祸之根。故秦时，一个官人，姓上官，讳说，号许忘，居住洛阳，是个大富长者。一日闲行市中，见几个异乡人摔打，内有一个少年，被三个长大汉子攒殴，大是吃亏。他偶然路见不平，叫令家人辈救护了他，又邀到家中，问其乡贯。却是绛州人氏，姓赵，小名唤十一郎。留他住了数日。那上官说，适因妻妾相争，斗了闲气，几日无好情绪，不喜说话，见了朋友，拱手就别，不接一语。这赵十一郎错认是厌弃他的意思，便要相辞归去。一日，大夫人之子瑶郎，与如夫人之子神郎，年俱六七岁。两个乳母领他出来玩耍，却在鱼池边争捉一个小小金线绿毛龟，以致哭嚷起来，直嚷到里面。妻妾两个互相护短，争把乳母打骂，上官说喝冲不开，气不过，出了内院到外书房来，愤愤的恨声不绝。这些宾客，都来叩问缘故，赵十一郎也在内中。上官说却气愤愤的摊手说道：“都只为这拾来一个小乌龟儿淘气。”说罢，就走开了去。众人都不介意，惟有赵家这小厮年幼，他偏是路上乍相逢延归来的，误解了

两个天明起来，煮了饭吃，悄悄到坟墩里去，拿棺材里的银子，只见一棺材枯骨，并不见一些影儿。有华道：“是了。这财香原是儿子的，我们原领他来坐着。”忙去抱那儿子，可煞作怪，孩子道是天冷，杀猪一般这样哭，再不到坟里来。两人无

可奈何。庄氏道：“昨夜之梦，还要我住在你床下，如今我们快去挖床下看。”于是两人竟到屋里来，关了门，拿了锄头，到床下一掘，掘到二尺深，只见一堆都是细丝锭，与棺材里边一样的。拾了银锭，下边都是金锭。有华快活苏了道：“原来银子是活的，怎么昨日明明在棺材里，今日走在我床下。”把金银堆满一床，夫妻两人只顾拜，拜了，两个商量道：“如今有了这些银子，是财主了，不可再住在此处了，必须先寻一所大房子，来搬了场，再请钱亲家公、亲家母来做了帮手。有事要他商议商议。”

原来这三岁孩子，在周岁时，已攀了一个做长工的钱大女儿。当日曹有华走到钱大家里，见他妻子在檐下舂米，便道：“亲家母，老钱在家么？”那妇人道：“今早见天色冷，主人家去打米了。”有华是认得他主人家的，竟走到城里来。只见钱大也走归来了。途中遇着钱大道：“曹大老，你来〔干〕什么？”有华道：“有句话，特来寻你商量。”钱大道：“你可是要到我主人家去借印钱种春熟么？”有华道：“不是。我要你在城中寻一所屋，搬搬场，因乡间忒野难住。”钱大笑笑道：“让他野，又何妨碍。料想湖里强盗，不来寻到你家。”有华道：“如今不是这等说。我与你到我屋里，去吃杯酒，细细商量。”那钱大见他说话有些跷蹊，道：“亲家公，莫不你近日有些生意了么，怎么请我吃起酒来。”有华道：“你随我来。”钱大随了就走。只见有华身边将一锭银子，放在店上，抵了二千钱，酒肉鸡鱼之类，买了一篮，与前日光景大不相同。钱大到了他屋里，有华道：“一发接了亲家母来。”不一时，钱大妻子也来了。钱大见他做事来得希奇，道：“亲家公，不道你近日大有利市？”有华然后道：“不瞒亲家说，其实有些利市，所以要商量，寻一所房子，到城中来住。就是这里，也要寻几间，搬两位亲家在内住了。还要买几亩田，相烦与我照管照管。”钱大道：“可知亲家得了浴大射香，要到城中去。请问亲家，大约要得多少价钱的房子？”有华道：“价钱多少，不好拘定得。”钱大暗笑道：“待我将大些的试他一试看。”因道：“我主人家，城中有身下自住的屋，近来当了塘长，又当粮长，又打官司，急要银子用。将一半或典或卖与人，如今现出空在那里，不知亲家用得着么？若用得着，我就去说。”有华道：“他要许多银子。”钱大笑笑道：“典他的，要五百两；绝他的，要八百两。一应厅堂房屋楼子书房，后边假山园亭，一色端正。只要打扫打扫，今日成交，明日就住得。”有华道：“既如此，还是绝买他的好，烦你去取个经帐来。”钱大夫妻两个听说，各将舌头一伸，暗暗大惊道：“这也奇了。”钱大起身道：“亲家既如此，我去讲定实价，并拿经帐来。做个中人，强如做长工，但不要哄我。”有华道：“当真要屋，那个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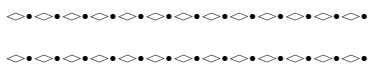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钱大一经走到主人家讨经帐。主人家道：“那个要？”钱大道：“我们亲家公要。”主人家笑道：“你那亲家公住在乡间的，你可不认错了。想是要租一两间，租是不要经帐的。”钱大道：“我们曹有华，近来大发了财，恐怕乡间野，任要搬到城里来住，所以要剥一所大房子。我闻得主人家要卖屋，故来相求经帐，学做个中人，怎么认错起来？”主人家大惊道：“就是前日来借米的曹有华么？这也奇了。”即写一经帐与他道：“若绝买，实价要八百两，倘一并现银，再让他四五十两也罢。”钱大道：“晓得。待我对他说。”接了经帐，急急来回复有华。只见有华问了实价，七百五十两，将银一一兑足，拿条搭膊装了银子，叫钱大也装了一搭膊，竟到主人家来成交。那主人家见曹有华来成交易，老大吃惊道：“他那里有许多银子？”家人道：“外边沸沸扬扬，说曹有华掘了藏。”主人家道：“可知他银子如此现。”那主人因他有了银子，就奉承他几分，口里叫声：“有老。”吃东道时，甚是绸缪。曹有华央人写了文契，将银一并交足。主人家见他爽快，因道：“我房子甚空，你就搬来也使得，家伙少一缺二，我家尽有，任凭借用。”有华道：“多谢，多谢！”

有华别了主人家，一路归来，乘便到典衣店里，买了几件绸衣服，夫妻儿子一齐穿了。收拾进起屋来，就顾了前村同伴做工的孩子。顾了小厮，居移气，养积体，摆踱起来，与乡间习气，大不相同了。又有几个奉承他的，来掇臀放屁，他也时常把些酒食来请人。又买了二三百亩田，造了几间班房，与钱大夫夫妻住了，替他做催子，他自己种过田的，田中利弊，再无人欺得他，所以田中甚是其利。又放债米，堆当米谷，本多利多，竟大富起来。家中讨了几对乡间人来服侍，买了些湖荡做了冰窖，竟无利不往，亦无往不利。曹有华竟做了匠门塘第一个财主了。

却说那儿子渐渐长大起来，甚是伶俐聪明，肥头胖耳，面大口方，请先生教他读书，便贡个秀才与他，遮个门户。那有华，始而人叫他是老曹，继而人叫他曹叔叔，末后俱叫他是曹大爷。那儿子，始而人多叫他乳名，继而人便叫他小大爷。他一做了秀才，那有华与人商议，要人改口叫相公。这几个帮闲的道：“莫若出一谕单，贴在门上，一则见得令郎是个秀才，二则人皆晓得称呼了。”有华道：“有理，有理。”于是，即教儿子写个告条，贴在大门上道：

示谕家人各佃知悉：本宅大相公，的系真才入学，自今以后，老大爷改称老相公，小大爷改称大相公。除已往不不究外，合行出示，如违定行送官惩治，不贷。特示。

那儿子学名叫曹成器，表字取个孟瑚。自做了秀才，竟是在行，又且会撒漫。在



学中做秀才，甚行得通，结社、当会走声气，又有几个无耻的名士去奉承他，“曹盟翁”、“曹社兄”，叫个不了。他也簇新妆束起来，带顶飘飘巾儿，穿领阔带大袖子直身儿，大红方舄鞋儿。小厮撑了锡顶伞儿，家人拿了红毡包儿，准日三朋，在街上摇摆，好不燥脾。只有一件，心上甚是不快。独那位尊夫人，乃是贫时攀就长工的女儿，虽长大起来有得吃，有得着了，终是有种出种，又黑又麻又粗蠢。两只金莲长尺二，一双玉笋像擂捶，尊相正合着相书上四句道：

立如松，走如风，声如钟，背如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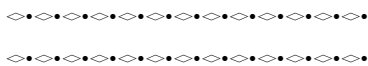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到做亲之日，还不晓得道个万福。惹了他，动不动乱喊乱骂，指手划脚。丈人钱大，又住在庄上，也是个顶尖粗蠢的，又不好难为他。因此每每饮酒中间，对着相知朋友，只管叹气。

一日，有个在门下讨求吃饭的相知，叫做许弄生，在座。见他叹气，又平日打听得三分心病，因道：“孟老兄这样神仙中人，有什么不遂意？这样长吁短叹！”孟瑚道：“人各有心事，不可以告人。”弄生笑笑道：“小弟虽不是袁天罡，也算得个李淳风，已猜着七八了。这事有何难处？如此闷闷？”孟瑚见他说得着意，便接口道：“兄以为易，我道甚难。我只恨那宋弘这厮，对汉光武说了这两句，所以就只好依得许敬宗对唐高宗的说话了。”弄生道：“何必如此。世间少什么崔莺莺、卓文君。吾兄若有意于风情，只怕谢鲲的梭儿世间绝少，韩寿的香儿世间尽多。”孟瑚笑笑道：“只是我少这样窈，还须兄帮衬帮衬便好。”弄生道：“这个当得。”两个笑了一回，又吃了一回酒，别了。

却说那许弄生，是个最不正路的人。听了这句话儿，他留心要弄曹孟瑚几两银子度日。他一头走，一头想，心上就生一计出来。暗笑道：“妙，妙！”一走就走到一个小朋友家去。那小朋友姓孙，名韵士，年纪十七岁，生得眉清目秀，原与许弄生有一手的。见了弄生道：“老兄何来？”许弄生醉醺醺的道：“扰了老曹，特来讨口茶吃。”韵士道：“且坐，待我拿茶与你吃。”弄生嘻着脸道：“我有桩银子作成你，赚来买东西吃，可好么？”韵士道：“老兄作成，极妙了。”弄生扯住他，在耳边低声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回。韵士大笑道：“这甚使得，只是作事不可相背便好。”弄生道：“这个自然。”两个作别了。

到了明日，只见许弄生又走到曹孟瑚家来道：“孟老，夜来多扰，我看今日如此春天，风和日暖，一路桃花乱放，我意欲同吾兄去闲步步，可得暇否？”孟瑚道：“我没甚忙。”弄生道：“闻得南园二郎庙，烧香的女客，两日盛得紧，我们同去看看

孟珩归家，一夜睡不去，细想道：“必是个孀妇，若得他上手，也不枉了我老曹。”



这个风月财主。”只见明日清早弄生来了，嚷道：“我是上八洞神仙，果然一访就着。”孟瑚忙道：“是那等样人家？”弄生道：“是个少年孀妇，住在西园左侧，也是大人家，新守寡的小姐。”孟湖笑道：“我也是仙人，我心上也道是个孀妇。是便是了，你有何妙计，可以括得他到手便好。”弄生道：“你这样性急，且是说得这样容易。”弄生道：“闻他还要到西山烧观音香，你如今将一二两银子，也定只船再去看他，或他有些意思，便好算计。”孟瑚道：“凭你，凭你，只图上得手谢你。”弄生笑道：“论起来，你这样着魂，上了手，要谢银一百两。”孟瑚笑道：“若果然弄得上手，五十两如何？”弄生道：“取笑还是当真？”孟道：“当真。”弄生道：“既如此，先拿些来香香手，还你一图就成。”孟瑚道：“你真有这本事？”弄生道：“岂不。”遂将一包银子在桌上一拍，道：“看本事还钱。”弄生道：“不是夸口，说经了我的手，如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即将银子袖了，又道：“将一两去定船，我再打听确了，即来会你。”于是弄生风也似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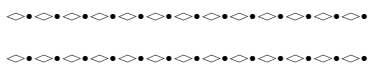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又隔了两日，只见弄生走来道：“船已定了，不想那妇人前日伤了风，病起来，道还要隔两日去烧香哩。”孟瑚道：“不要哄我。”弄生道：“这样可是个人相知间，哄你什么？”于是又去了。又隔了一日，只见许弄生笑嘻嘻奔来道：“我为你费尽心血，闻得他病虽好些，还不提起到西山去。被我以借坐为名，坐在他间壁乡邻人家，那人家姓何，其人叫做何老官。我细细问他，做什么生意的。那老儿道：‘我老人家与王宅看看门儿。’我便接口：‘哪个王宅？’他便道：‘我们是■山〔人〕，因去年相公死了，娘娘是个小姐，年纪又小，被族中期负他，他权住在这里。里边无人，我替他管照管照门儿。’说罢，手中拿把酒壶去买酒。原来此老是爱这杯中物的。我道：‘何伯伯，我借坐了半日，肚中饥饿起来，意中也要买壶酒吃，敢趁便同买一买么？’那老儿道：‘这个何妨。’我就在十两头里，拿一块来与他道：‘何伯伯，央烦你去替我买了几只熏鸡，一只蹄子，买了三斤好酒，余的找了钱罢。’那老儿见我大开手，就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我道：‘相知间，同你吃三杯，你不要破钞了。’老儿笑笑道：‘初相知，怎么倒要扰你？’又口中说：‘我就去买。’不多时，俱买来了。我与他，你一杯，我一杯，饮酒中间，被我细细问他。原来王小姐是个■山人，最爱风月，极喜兑好首饰打扮，爱着绕地长裙。两个丫环，一个叫春云，一个叫绿梅。王小姐又会吃酒，又会做两句歪诗，又喜时常在门首玩耍，我如今同你到那里去走走，或在门首再看他。看看或者有些好光景，不消到西山去得，也未可知。”孟瑚道：“既如此，今日就去，只看缘法，可凑巧否。”

两个急走到西园那边来，只见旷野间，一个大墙门前一带杨树，杨树边果然一个

穿白的妇人，倚在丫环肩上，在那里闲看。许弄生忙拽孟瑚的衣袖道：“你看，你看。”曹孟瑚一看，宛然是船中的那个。孟瑚踱来踱去，恨不得上前去扯他一把。那妇人见孟瑚看得着相，含着笑，低声对丫环道：“这个人恰像前日二郎庙里，跟着我们船走的，为什么倒在这里？”孟瑚听得二郎庙三字，道：“他有心，所以记得。”因此一发狂荡起来。那妇人对孟瑚又笑了一笑进去了，叫声：“春云，关上了门。”那丫头口便应了，又立在门首望望，那孟瑚见旷野无人，竟大着胆，上前去一个肥佬，道：“姐姐可认得二郎庙里的人么？”那春云道：“认得。你是什么人？没廉耻。”嚷起来。弄生忙道：“姐姐不要嚷，我们就是你们何伯伯的相知。”春云道：“就是何伯伯的相知，也不该如此不尊重。”弄生道：“他是书渴子，我央何伯伯来赔你的礼罢。”春云关了门，进去了。

只见许弄生走到隔壁去，会了何老儿，来对孟瑚道：“你须将些礼物，托何老儿送与春云，做个后来相识。你方才也可如此造次。”孟瑚将一两银子，递与弄生，弄生去了。少顷，出来道：“好了，可见银子是好的。那春云见送银子与他，欢喜得紧，如今倒有一半功夫了，春云与何老两个是脚了。”孟瑚道：“如今计将安出？”弄生道：“要此速成，要费些大银子哩。”孟瑚道：“只要上手，银子我不论。”弄生道：“既如此，我有一计，你明日去买南京花绸二疋，金枝松一只，走盘珠十颗，分外将元色背搭缎两个，大红汗巾两条，送与二个丫头。外将酒一坛，白银四两，送与何老儿。我与你一总拿去，先到何老那边一揖，竟送与他，坐在他身上，说你里边家主婆，已有意的了。你落得做个人情，将银子买果儿吃，他受了。再将礼回他，转送与春云，也是这等说，不怕他不肯的。”孟瑚道：“也罢，我如今去备起来，你与我拿去，或就了谢你。”弄生道：“我去还你停当。”

又隔了两日，果然许弄生跑过来道：“着了！你快快整备去做新郎。”孟瑚大喜道：“如何了？”弄生道：“我送了去。那老儿见了银子与酒，欣然道：‘不妨，我有个道理。’他先将珠子及金枝松，〔拿〕进去〔问〕小姐道：‘小姐，有好珠子与赤金首饰在此，一个人要兑的，小姐可要么？’王小姐道：‘要是要的，只是没银子。’他就道：‘小姐若要银子，可以缓得的，就到冬间与他来也罢。’小姐将珠子看了又看，道：‘好白珠子。’将松枝看了道：‘金子赤得紧，不知共要许多银子？’那老儿道：‘不知。他这个人就是我相熟的，昨日说起，他说在二郎庙曾见小姐来。我说小姐喜欢首饰，他故把来兑的。’那小姐见说二郎庙那人，他就顿一顿道：‘既如此，教他明日来当面议议价看。’那老儿见他会意，就说还有南京花绉要一起卖的。小姐笑道：‘你一发拿来看看。’四件通收了。你如今进去面议，看光景，相机行事，我



来帮你。”孟瑚听了，忙向弄生唱个喏道：“多谢。”

于是连忙打扮齐整，与弄生竟走到园侧首，等到晚间，只见那何老儿道：“来了么，待我先去说声。”少顷，只见何老道：“小姐在门首了。”孟瑚于是竟走进他们里，大着胆，唱个喏道：“小姐，珠子首饰，用得着么？”那小姐将衣袖掩着口道：“要是要的，只是要许多价钱。”孟瑚道：“既是小姐中意了，小姐是在行识货的，任凭见赐罢了。”那妇人笑了一笑，竟叫春云走到孟瑚身边来。低声道：“珠子只值十两，金枝松我要做使用的银子，小姐说，叫你夜间到后门首，悄悄进来兑。”孟瑚嘻着脸道：“一一依小姐。但今夜银子，准要兑的。春云姐要烦你帮衬一帮衬。”那春云将孟瑚瞅一眼道：“月又好，你来便是，只管说。”孟瑚低声道：“可要与那何伯伯得知么？”春云道：“不必相闻他。”春云回复那小姐，小姐把手儿同孟瑚一招，进去了。那孟瑚忙来对弄生道：“如今是了。只是今夜我胆小，你便住在左近，进去时，千万与我看看，我先送二十两银子与你用用。”弄生道：“好呀！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四十，两头一齐要的。”孟瑚道：“便罢，我也带得百金在此做使费。”弄生拿了四十两，又道：“再拿十两，一两一封，封在身边做使用。不管丫环孩子见了，即与一封，这便无言，又有护卫了。”孟瑚道：“说得有理。”于是与弄生打点不题。

却说孟瑚果然等到夜深月上了，悄悄走到后门，只见春云已立在门边，见了孟瑚，把手一招，低声道：“来。”孟瑚悄悄走进后门，春云已拽上了门，孟瑚忙去勾住春云，春云带了笑，一推道：“臭王八，老婆在里边，不要这样猴急。”一引引到仓房里。孟瑚道：“卧房在那里？”春云道：“你随我这里来。”又走到里边，三间一带花厅，果然清洁齐整，甚是幽雅。两边俱是花卉。只见那妇人浓妆艳服，初不是日里光景了，灯下看看，愈觉妩媚。两人相见，各说心话。王小姐道：“妾自二郎庙一见，直思想到如今，不道又承厚情，今得一会。”孟瑚道：“小生一介书生，蒙小姐错爱，许接芳容，粉身难报。”只见一个丫环捧茶来。吃了茶道：“酒已排在东边书室里。”孟瑚道：“夜深了，夜饭不消扰罢，恐酒误了正事。”小姐笑道：“这样性急，不日里来了。”孟瑚也笑道：“其实日里就来的。”王小姐道：“既如此，请坐了，快饮三杯。”孟瑚忙忙吃了道：“收了罢。”欲火如焚，就去拊那王小姐。小姐一推道：“丫环在此，羞答答，你先去睡，我净净手，卸了头面就来。”那曹孟瑚走到床前，见喷香的被窝，脱了衣服，就钻下去。

那妇人即下了帐子，脱了外衣服，正要上床，只听得外边一声喊响，道：“不要放走了。”孟瑚吃一惊，忙爬起来，已是挤了一房的人，道：“好好小姐，做得好事！”把王小姐一把拖出房去，两个把火把一照，又把曹孟瑚赤条条拖下来道：“做

得好事，拿刀来。”只见一个人把一柄雪亮的大刀，犹先杀汉子，再杀淫妇。孟珩吓死在地下，口里但喊道：“列位饶我狗命，但凭要我许多银子，况且不曾动弹。”一个人道：“你这狗才，快杀，快杀！”只见王小姐在外乱哭道：“不干他事，是我不是，饶了他，杀我罢。”又有一个人道：“既如此，问这狗头将许多银子来买命？”孟珩道：“一千，一千。”那人道：“少，少。”孟珩道：“再加二百。”那人道：“口里说有何着落，只是杀了罢。”孟珩慌了，又喊道：“不要忙，我有一相知在左近，叫做许弄生，教他来，银子就有了。”那人道：“既如此，你说在个所在。”孟珩道：“在何伯伯门首。”只见一个人去了一回，扯那许弄生来了。孟珩飒飒大叫：“老许救我。”弄生道：“怎么不小心做出来，如今教我来怎么处？”孟珩道：“我有银子在家里书房中橱里，你与我拿一字去，对我父亲说，悄悄拿一千二百两，来救我的命出去。不要悭吝，左右前日所得之物，原是我命中的。千万，千万！作速，作速！”那许弄生急急过了他字去了。

到了曹家，已是半夜，曹有华方微睡觉，只听得门上有人叩门，〔说〕：“寻老相公去救大相公命哩！”有华听了，吃了一吓，忙跳起来，见了许弄生。弄生道：“令郎有字，老伯目看了说。”有华接字一看，上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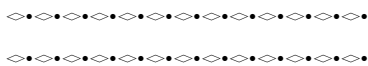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照字发银一千二百两，男里书房橱中自有，可速兑足。着一家人同许弄生拿来，救孩儿之命，不可稍迟，不可稍吝。前日之物，原男命中之物也！千万作速。

男成器百拜

那老儿看了字，问了情由，叹口气道：“罢，罢！左右是他的。”爱子之心胜了，只得一一兑足。弄生急急拿了就走。等银子一到，天将明了，这些人将银子兑了，又叫孟珩写了甘服。放他时，又道：“如今割了一只耳朵罢。”孟珩慌了，又求道：“饶了罢，我身边还有百二十两，一并送了罢。”然后逃命回来。

路上一路叹气道：“一饮一酌，莫非命也。一个美妇人，若上了手，用掉这些银子，也不懊悔；如今白白里送与他，又加一吓。”归家闷闷不乐，又没趣得紧，及至妻子得知了，又被他嚷骂了三四日。骂道：“没廉耻的王八，虾蟆在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我与你一橹一船，有甚不好？弄出这样事来。”埋怨得曹孟珩进不得，出不得，于是静坐在书房里没瞅没睬。

过了几日本，一日对家人道：“你去请许相公来闲话闲话。”家人去了半晌，回复道：“不在家里。”孟珙又隔了月余，心上想道：“不知王小姐如今怎么样了？可惜负



了他，又害了他。那个捉奸的，不知他的是什么人？如今事冷了，我去打听打听看。”于是慢慢走走到西园左侧，走来走去，一些动静也没有。立了半日，只得在近边人家借住了，问道：“前边野里高竹面的是什么人？”那人道：“是南京张翰林的花园。”孟瑚指着道：“是这一带杨树里边。”那人道：“怕不是。”孟瑚道：“前日闻得有个实山王家住在此？”那人道：“那里有什么王家？自从张之问了封钊的，近日有一班光棍，私与他看门的说通了，借住了月日，如今已去了个把月了。”孟瑚暗惊道：“难道他俱是骗子？我如今寻许弄生问他。”一口气走到弄生家来，只见门也锁着。问问乡邻，乡邻道：“近日同一班人说南京去赶节了。”孟瑚满肚里疑惑不信。

时近也月了，孟瑚道：“如今科考年时，我且干名遗才到南京去耍耍，趁便打听他下落。”孟瑚果然到江阴老去，有了遗才科举。来到南京，寻了下处，场期已近，忙去纳了卷回来。从大功坊过，只见这些秀才，纷纷道：“应天府府尹，昨日拿了个假关节，撞太岁的，今日审，看他如何审法？”一人道：“只可惜这个美少年，何苦做这样事。”又一个道：“就是那两个小年纪的，还不上十六七岁。”一个道：“今日未结收监，明日还要打了枷号在贡院前示众。”那孟瑚听了。也不在意。明日清晨，他有心去看，一走走到大功坊，只见一丛人拥了几个人，各带三百斤的枷，打了五十棍，血淋淋的扛来。孟瑚齐上一看，吃一大惊道：“那小后生的面孔，与王小姐一般，后边两个与春云、绿梅无二，后边一具竟是许弄生！又有一个，就是个何老伯，又有两个，却不认得，想一想，一个宛然是前日持刀要杀我的。”

看官！你道巧不巧，原来前日曹孟瑚与许弄生说了，他就定这一计，叫孙韵士扮了王小姐，韵士两个■友，扮做丫环，何老去暂租了张家花园。先叫韵士在二郎庙烧香，后约送礼，夜间相会。几个做定圈套，恐怕出丑，临时捉奸，又勒甘服，使无后言。当时孟瑚看得亲切，却不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孙韵士与许弄生偷眼瞧见曹孟瑚，将头低了。孟瑚要挤上问他，转一念道：“罢了，骗又骗了，如今又天报了。”却去问旁人道：“为何拿了他们？”一个人道：“你不知这一个后生，就是这四个人的■友，他们都是大骗子，在这里骗了几个书生来，骗了许多银子，在院子里嫖。吃醉了，走出门来，谁想落出一个纸包在地，包上写大主考视窍两件，竟被主考家人拾着了，私订他到了寓所，急去报了主考。主考写书与府尹密拿的。昨日申明，今日要立枷枷死。”孟瑚也不敢说自己被骗的话，走归下处道：“天这样近的。”

乡试回来，再不想结识美妇人做风月事了。从此安心与妻子欢好如故，后来生了四个儿子，家事依旧挣好，大富起来。请先生教儿子读书，俱进了学；媳妇俱攀读书人家，至今温饱如初，诗礼传家。可见为人便当安命，再不可起妄想的念头。所以

